

千字文

读

声自草原鸣晓籁

——读张志亚《诗从草原来》

◎杨建英

志亚老师将多年来创作的诗稿汇编成册,各地诗友闻讯纷纷发来祝福。毕竟都是诗道同好,这些贺词也都是极讲究音韵的格律诗。

甘肃诗人程耀正:“声自草原鸣晓籁,词源肺腑映霞腮;羨君常出惊人句,励我躬身学俊才。”

广东诗人黄超贵:“律绝舒怀上古音,贺诗千里赴君吟;诸多好句终成册,墨有精华感义深。”

诗人曹瑞光:“心业吟诗逐墨香,咏星摘月气轩昂;风华岁岁终成册,耀此人生暖意扬。”

诗人朱凤宇:“诗赋人生墨韵留,华章萃集意难休;愿君锦句扬千古,瀚海书香誉九州。”

诗人周立军:“乌伦湖水过飞鸿,福海放歌听塞翁;阿勒泰中追万象,胡杨树下同初衷。”

……

面对赞扬,诗人谦虚道:“我非诗人,只是草根,生长在阿勒泰的原野,虽渺小,但带有大漠泥土的芳香——因为这片神奇土地是滋养我的温床,如同母亲的心房。娘恩不忘,自当为她歌唱!”

同为阿勒泰的书写者,我仅能以形散(更多时,神也散)的散文来描摹这片土地。而张志亚选择了兼具文字美、音韵美、意境美的格律诗体。其即将付梓的诗稿收录390余首诗词,既有格律严整的律诗,也有风格多变的词作。深厚学识修养、赤诚敬土情怀、娴熟体例转换,加之缠绵思绪、昂扬格调与凝练语言,配合精妙的文学结构、生动的细节与独到见解,无不令人叹服。

诚如诗人所言:阿勒泰是其精神原乡,草原大漠戈壁是其灵魂栖居。在这片广袤天地间,绿野如海、戈壁似卷,尽显造化雄浑。张志亚的格律诗恰似悠扬清风,拂面而来——

《沁园春·雪都吟》

水瘦山寒,天高云淡,雪野茫茫。望万峰绵叠,氤氲缭绕,千山寂静,鸟免深藏。玉树琼枝,银花晶絮,雪落无声遍雪乡。如仙境,看将军山上,滑雪天堂。

雪都晴后霓光。乃梦里,那诗与远方。可听风望雪,浅吟低唱,煮茶论酒,漫溢诗章。纵马扬鞭,寄情抒意,一曲心歌《苹果香》。伴红日,共山河静美,情暖心房。

《沁园春·福海放歌》

福海湖边,碧浪汤汤,大漠风光。有草原千里,牛羊肥壮,良田万顷,瓜果飘香。激泐湖光,清波荡漾,碧水蓝天百鸟翔。欢声里,渔舟晚唱,网撒斜阳。

人民幸福安康。共祝愿中华更富强。且纵怀驰骋,放飞梦想,尽情歌唱,颂我家乡。牧笛悠扬,风吹草浪,对夕阳,情深意长。策骏马,更豪情万丈,爱我边疆。

《鹧鸪天·秋游喀纳斯》

仿若明珠塞外藏,犹如宝石嵌边疆。仙山净土是中国,圣水神湖在雪乡。蓝天下,雪峰旁,层层霜染着霓裳。霞烟木屋如童话,梦里谁为白马王。

《七律·雪都月夜》

月照边城满地霜,铅华洗净尽清光。平凡故事锦笺写,跌宕人生斑鬓藏。老酒半壶同品酌,新词一阙共裁量。诗心素裹陈年梦,醉把豪情染雪乡。

《七律·福海中秋之夜》

明月生辉菊透香,红仙仙界共青光。情迷五柳迎骚客,兴起三更仗酒狂。啸傲边城秋韵美,沉吟塞外水天长。琼浆玉露邀朋饮,曲曲心歌颂故乡。

《七绝·阿勒泰冬雪游》

塞外山行乘雪橇,风光别样弓为骄,雾凇满树心吟句,化作梨花任性飘。

《五律·美丽福海我的家》

雁阵满蒹葭,鱼翔卷浪花。明珠含地气,玉泽润天华。碧水承红日,飞鹰向晚霞。归舟歌荡漾,福海我之家。

……

这些诗,作者以细腻笔触绘就草原胜景,翠色草甸、云朵羊群……皆化为纸上仙境。大漠孤烟、戈壁岑寂,均为诗中信笺,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沧桑与传奇。在诗人笔下,草原不仅是风景,更是情感载体,承载着对自然的礼赞与生命的讴歌。

张志亚的格律诗严谨而富有韵律,仿若草原骏马之奔逸,又似大漠胡杨之刚劲。他巧妙驾驭格律,将草原和大漠戈壁的景色与情感完美融合,给迥异的边疆风物披上了“唐装”,使严整形式与奔放内容浑然一体,令读者既见天地壮美,又感诗心赤诚。

“声自草原鸣晓籁,词源肺腑映霞腮”,《诗从草原来》是张志亚对北疆的深情告白。虽不敢说这是“新边塞诗派”,但志亚先生确实是当代边塞诗人——这种古典诗体,不只属于中原,同样根植于祖国怀抱中的边疆。就此而言,此诗词文稿的编纂对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颇具深意。

风雅颂

光和影

白桦树结束冬眠期后愈发挺拔,光影开始有了层次、多了思辨的意味……

◎刘妍

一场大病后的三个月,我终于不用再坐轮椅,可以慢慢挪动了。这三个月里,我常想起史铁生2008年在《收获》杂志上发表的《我的轮椅》。反复品读,眼前浮现的并非跳跃的文字,而是他与病痛抗争、同命运搏击的鲜活图景,这些总带我陷入长久的静默。

静默中,想起了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的慨叹:“很喜欢新疆,可惜如今腿脚不便,大门不迈、二门不出。”这位治学严谨又真诚的学者坦言,对新疆的喜爱更甚苏杭。听闻此言,我既欣喜——生病前,新疆的每个县都留下过自己的足迹;又黯然——终究不忍以病讯徒增老人牵挂。去年我曾许诺:待阿勒泰冰雪消融,白桦林睁开“明眸”,定要带他跨越山河,共赏桦林光影诗篇。

在哈巴河县的白桦林,光影是孤独的。这片西北最大的原生桦林,尚处原始未开发状态。西伯利亚呼啸的寒流,摧折不了这些“白衣卫士”。当落叶褪尽,光秃秃的枝丫衬着蓝天,更显孤绝。冷色调的天地间,人的心境也跟着泛起涟漪。漫长冬季里,及腰深的白雪是桦树唯一的伴侣。若跋涉林间,格外费劲,只能亦步亦趋,于不觉中重拾童稚记忆——和伙伴堆雪人、打雪仗、过家家,摔倒时被邻家哥哥拉起,那份温暖总能催生新的勇气。此孤独光影中,那是记忆里的童趣,是时光按下暂停键的回味。静止的不止是光影,还有家家户户屋顶升起的炊烟。我分不清袅袅炊烟与山涧雾气,在我眼里,它们早已交融。白桦林被炊烟、雾气笼罩,人间烟火与雪山洞流便有了先贤口中的“天人合一”。当天地间皆白,桦林的光影便成了留白的诗行,而活泼的溪流水汽,左顾右盼着凝成晶莹的雾凇。

白桦树结束冬眠期后愈发挺拔,光影开始有了层次、多了思辨的意味。早春,最先苏醒的桦树,嫩芽绿得让人心动,与洁白树干上星星点点的绿相映成趣。养眼的绿、恬静的白,生命的力量强悍有力,于无声处绽放。夏天的白桦树,枝干结实茁壮。风一吹,树、草、花都沙沙作响,像许久未见的老友在相互问候。在我看来,更像恋人的呢喃。这时,少了热恋中的耳鬓厮磨,多了“生如夏花之绚烂”的从容。仰望树隙,或绿或黄的叶子灵动闪动,比树干上的“大眼睛”还要明亮,与流云玩着永恒的光影游戏。站在参天桦树下,我常觉得自己像一株小草。而重读洪老那些宏阔的文学史论述时,又仿佛看见思想的蜗牛在缓慢爬行。忽然明白——史铁生坐着轮椅,尚且能爬山、踢足球。山再高、水再深,世间最美的风景,从来都在触手可及之处。

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

◎贝新桢

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

高铁、飞机,投向阿勒泰

到静静的桦树林里去跑步

在雪山顶上埋下我的情怀

从明天起,拜访每一个牧民的毡房

侧耳倾听冬不拉里的涛声澎湃

在花毡上做一个缠绵悠长的好梦

那一口马奶酒呵,酒不醉人人自醉

到首落地上打个滚,马嘶远远传来

大草原容得下轰轰烈烈的恋爱

“姑娘追”那是情投意合的游戏

错过季节的山花依然可以盛开

这是离星星和月亮最近的地方

看着看着,真想掏一捧念旧的眼泪

有乡愁的人才是一个幸福的人

让我热烈地亲吻你

魂牵梦绕的阿勒泰

《金山流水》之——

师生互鉴

◎克 兰

2019年初提前退休后,我萌生了重返阿勒泰做几年“义教”的念头。想凭借前十年当老师的教学经验,加上后二十多年的社会历练,若再教书,定能有些新方法。

初春三月,我带着这个想法回到山城,也迫不及待地向老同事吐露心声。他听完一脸诧异,说现在的教学要求和学生需求,已与我任教时截然不同。后来,又听他讲了些真实遭遇,我倍感震惊,连忙安慰:“教师本就是凭良心的职业,有苦有乐,也许,你只是遇到的困境多了些。”

重新思量“义教”计划时,想到“老师眼里的学生”与“学生眼里的老师”这个话题,忽然觉得“不确定性”变大了。老师眼中的学生,有优等生、有后进生,有懂事的、有顽劣的,有讨喜的、有不招人待见的;而学生眼里的老师,却是几十双眼睛上百张嘴巴共同塑造的形象,可能众口一词,也可能莫衷一是。记得有届毕业班,半数家长在地直部门任职,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言行举止,转眼就会传遍……但老师们恪守职业本分,很少在意这些“负担”。

离开讲台多年后,遇到旧日学生,仍习惯地称我“老师”,这声“老师”透着亲切,反之,则显得隔阂陌生。这种场面,当过班主任的比一般任课老师体会更深。

如凑巧在一个单位或系统共事,师生关系就更耐人寻味。某次聚会,一位学生向众人介绍:“常老师写的诗比教的化学课更有魅力。”我半开玩笑回应:“这是说我的化学教得不够好? 旁人责备她失言,我立即解围:“她的意思是更欣赏会写诗的化学老师。”

当下,“老师”这个称呼已成为人际交往的“通用词”。年纪稍大、资历稍老、职务或职称不太明确的,一律可以叫“老师”。甭管认识不认识、熟悉不熟悉、愿不愿意,一声“老师”,既能化解尴尬,又显谦逊得体。“三人行必有我师”在此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。

老师在学生眼里的形象,多数是通过学生给老师起的“绰号”树立的,但也有其他方式。2014年教师节,我收到九三届毕业生的邮件。他说同学聚会时,有人提醒他应为当年对化学老师犯下的“大错”道歉。他“如梦初醒”,发来诚恳致歉。

坦白说,如果不是他自报姓名,这届学生多数已记不清。信中提到“过错”,没提具体细节,我苦思冥想仍无头绪。回信写道:“定是我当年伤了你们自尊,你们才记得这么深切。老师很少记得学生的过失,况且还可能是老师的‘不是’造成的。”

过了一段时间,学生回信说,他正在南疆基层蹲点,收到我的回信,且得知我原谅了他“学生时代犯下的大错”,内心十分宽慰。他还说:“在我心里,您是个好老师、出色的化学老师,在没有发生那件事之前,您的每一堂课都能让我听得入神,感受到化学的无穷乐趣! 可自从那次因我的无知、冲动伤害了您之后,我便自暴自弃,几乎放弃了学习化学,但是,从内心深处却渴望学好化学,渴望如当初般得到老师的认可!”信的最后,他以“羞于启齿”为由,还是不肯说出那段往事的细节。后来他专程来看家看望,见面握手,相逢一笑,言语间保持着一种“默契”与回避。

学生这种“放不下”的心态,更让我不安。我曾向当年提醒他道歉的女生探问缘由,却被她笑着劝阻。又过了十余载,“放不下”的我,借着这篇短文,让师生再度“重逢”。往事并不如烟,惟愿彼此问安,岁月如歌,互鉴互谅吧!

散文二题

◎马春雷

出门旅游了一阵,回来早起遛狗,听见树林里布谷鸟叫,哦,该吃桑葚了! 去早市转了一圈,没有桑葚,问了问,说早过季了。这些天,冷了、热了没个正经,心心念念一年就几天的桑葚,竟错过了,心有不甘! 跟先生念叨了几句,他倒信心满满:“去野外看看。”

城郊拆迁后的空地,墙头旁、地垄边,一丛丛野桑葚长得旺。没人打理的桑树长成了灌木丛,黑的、紫的、浅绿的小果挂满了枝头,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! 小心摘着熟透的黑桑葚往袋里装。一会儿,手掌就染成了紫红色。突然,想起鲁迅那句经典的“紫红的桑葚”,不由佩服先生观察得如此贴切。摘两个使劲吹了吹,放进嘴里,瞬间甜透味蕾。

小时候在农村,难忘的美味太多。布谷鸟一唱,桑葚就熟了。村里桑树少,我家对门王奶奶屋后有两棵高大的,一棵结白桑葚,一棵结黑桑葚;屋檐和后墙间缝隙小,桑树一个劲儿往上长,高过房檐后墙。即便和伙伴合力把人推上墙头,也够不着那馋人的桑葚。我们抱着树干使劲晃,小脚丫踮上去,粗壮的树干微微一动,还真有熟透的掉下来。捡起来尝鲜,尤其白色桑葚比黑的更甜,汁水饱满。

去对门王奶奶家摘桑葚,通常选在中午。伙伴们约好,等大人睡了再集合。记得我和妹妹被父亲圈在土炕最里面,我眯眼装睡,等听到鼾声,才悄悄爬起来。紧张得心揪着,先稳住神,确定腿不抖了,咬着牙迈步,不大不小,看准距离踩在父亲和妹妹的缝隙间,一鼓作气下了炕。穿鞋,轻开门,迈出去又掩上门,掂着脚跑出院子。等候的小伙伴们屏着气,挨个轻手轻脚溜进王奶奶家,绕到屋后。肥硕的桑葚在树头招摇,仿佛在说:“来吃我啊,够不着吧!”这次学乖了,一个伙伴拿长棍,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打,桑葚和桑叶纷纷落下。我们赶紧捡,随便吹吹就塞进嘴,甜得让人没法形容。

桑葚是童年稀罕的美味,那份甜和伙伴分着尝过,多少年还甜在心头。仁义的王奶奶,见土墙被扒过,明明知道是我们,却从没责怪。离开家乡后,早市上买过大棚桑葚,个头大,味道却一般。

如今,大棚桑葚越来越多。前年去采摘园摘过,大片桑树,果子熟了连枝条都割走,原来桑叶才是主收获。园子边缘有几排高大的老桑树,树龄长、树干粗,结的白桑葚酸甜,总算找回了小时候的味道。这时也才明白——和故乡有关的回忆,都是最甜的!

韭花香

那年回老家,一个临山近水的地方。闲来无事,先生提议去附近的马鞍山采野菜。说这时的正当时。我们带狗狗来到山边,沿登山步道拾阶而上。步道两旁长满荆条,低处艾蒿丛生,随手揪几粒籽,浓烈的味让人想起小时候家人驱蚊的蒿香。

慢慢往上,灌木丛、小松柏多起来,开紫色小花的野韭菜一簇簇绽在步道两侧。野韭菜爱扎堆,开花就是一片。其根牢牢抓着半风化的岩石,摸着硬茎,真难相信这繁星般的花竟如此娇嫩。我绕开荆棘蹲下,拇指食指稍用力拔出长茎,紫花一朵朵攥在了手中。这绿多红少的山坡上,一大束亮花,润了眼。来张摆拍——人老不害臊,谁让花太美!

越往上,野韭菜花的颜色变了,从低处的紫色小花变成了白色大朵,也越来越多,在一块平坦处,发现一大片,像个小花园。微风中花头晃着“点头”,我先美美拍照再摘。狗狗也调皮,打滚刨地,把地表粗粒岩层刨出不少碎末。细看才知,这样的岩层更适宜野韭菜扎根。采完这片“花海”,坐在树下乘凉,袋子已装满。日头近午,决定打道回府。

到家后,我用剪刀剪下花头,洗净摊开晾晒。午睡醒,先生已在忙碌,韭菜花捣碎后,清香弥漫,像是闻到了山间的清泉、清风、灌木丛和暖阳。

过去日子苦,野韭菜花是难得的调味佳品,如今日子好了,仍是先生忘不掉的美味。满山坡的野韭菜花,让他沉浸在了童年记忆里——那是家的味道。